

# 东福山岛三记

■徐荣木

## 人在军旅

东海苍茫，孤悬一岛。2.95平方公里的东福山岛，是军旅歌曲《战士第二故乡》的诞生地。半生岁月里，我三登此岛，每一次登岛，都有不同感受。

记得第一次登岛是1989年10月，我随机关工作组乘登陆艇前往小岛。随同的有一名军嫂，她搭船上岛，探望丈夫。

登陆艇从浙江舟山本岛解缆起航。初见大海的军嫂，眉眼间满是欣喜。随着海水由黄转蓝，远海浪涌一层层压来。艇身剧烈颠簸，人站不稳。她脸色苍白，呕吐不止，浑身绵软无力。

在焦灼的期盼中，远方深蓝色的海面上，凸现一座孤岛，像一名屹立了千年的哨兵。趋近小岛，周边一排排巨浪将岛壁削成锋刃，伟岸而凝重。全岛仅有一个岙口，村落依山而筑，石屋挨着石屋，从岛脚密密匝匝建到山腰。居民世代以捕鱼为生，小岛以山腰为界，岛屿下半段，鸥鸟翩跹；上半段地势崎岖，终年云雾缭绕，宛若仙境。

守岛官兵早已在岸边等候。浪涛拍岸，重重砸在礁石上，发出沉闷的巨响。海鸥的尖叫声与狂涛的拍岸声此起彼伏。艇在晃荡中登陆，那位军嫂在水兵的搀扶下，登上岛去。孰料，一个猛浪猝然袭来。她一个恍惚，险些被掀进海里，幸亏被一名水兵一把拽住，但她浑身已被海水浇透。

军嫂惊魂未定，当她看到守岛的丈夫时，一路积攒的劳累与惶恐瞬间溃堤，竟抹起泪来，哽咽着说：“这地方，我再也不来了！”

丈夫只是憨厚地笑了笑，一把将她搂进怀里，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和海水，然后拉起她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”说着，他脱下自己的衣服，披在她身上。妻子的脸色这才缓和了许多，羞赧地泛起了红晕。

沿着蜿蜒的泥石小径向上，营地到了。幢幢营房，井然有序地镶嵌在危岩叠嶂间的坳地里。再往上，300多级台阶的尽头，便是峰顶。一块突起的岩石上，凿刻着几个鲜红的大字——战士第二故乡。须臾之间，我的视线就被大雾模糊，脸上湿漉漉的，一股潮气气息扑

面而来。风一刮，刺骨的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。

钻进坑道，浓雾也一并涌入，东奔西窜。两壁水汪汪的，颗颗水珠像悬挂在壁上的青葡萄，地上凹处还留着一潭潭清水。在这“水帘洞”中工作的官兵，常年保持24小时战备值班。

我问旁边的一名值班战士：“在这儿生活，能习惯吗？”

战士搓了搓冻红的双手，腼腆地笑了笑：“刚来时，还真不习惯，偷偷哭过鼻子呢。岛上没电，也没淡水。要是遇上台风，补给断了，咸菜、萝卜干，拌点酱油下饭，也能撑好些天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笃定，“现在啊，这儿早就是我的家了。”

这一幕，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岁月流转，当我第二次登岛，已是5年后的1994年5月。那次，我陪同上级机关领导，乘坐一艘护卫艇前往东福山岛。护卫艇不同于登陆艇，无法在乱石滩直接靠岸。我们只得换乘渔船，小心翼翼地寻找简易登陆点，趁着两个浪涌的间隙迅速跳上岸去。而护卫艇，就在不远处的海面上抛锚等候。

同行的团领导老陈，是从基地机关参谋岗位来基层任职的，早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上岛了。每次前来，他总不忘给战士们捎上些食物和书籍。岛上不少战士入伍数年未曾离岛，对岛外日新月异的世界了解甚少。老陈看着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，不禁感慨：“他们能长年累月在这孤岛上坚守，本身就是最纯粹的奉献。”当他的目光掠过一张张年轻而黝黑的脸庞时，眼眶里时常会噙满感动的泪水。

在岛上，我们见到了守岛军官小陈的妻子——一位清秀的杭州女子。她怀着襁褓中的婴儿上岛探望丈夫，孩子因不适应海岛的气候正闹着病。一连几天，小陈的妻子几乎没怎么合眼，但在战士们面前，她总是乐呵呵的，还主动教官兵识谱、唱歌。她说，官兵能以岛为家，自己为啥不能？有时，她会久久凝视山顶那块鲜红的石刻，陷入沉思。此后，这座小岛，也成了她一生的牵挂。

汽笛长鸣，我们登艇返航。官兵早已列队在登陆点欢送。护卫艇渐行渐远，我回眸眺望，只见他们依旧伫立在那里，久久地挥着手。那片身影越来越

小，渐渐融入海岛的轮廓，已分不清哪儿是礁石，哪儿是官兵。我只觉得眼眶里，也悄然蒙上了一层水雾。

潮起潮落，一晃又是20余载春秋，我与东福山岛再续前缘。

我第三次登岛时，岛际交通船早已开通，航程舒适快捷，小岛不再遥不可及。此次登岛，眼前的一切，彻底刷新了我数十年的海岛记忆。

港口建起了现代化码头，交通船可稳稳停靠。岛上游人如织，由石屋改造的一家家庭宿、餐馆遍地开花。上山的路已从当年的泥石路，变成宽阔平坦的水泥路。营院里，多功能综合楼、宽敞的食堂与温馨的家属楼拔地而起。

抚今追昔，我不禁心生感慨：不知当年那位哭着说“下次不来”的军嫂，若故地重游，该会是何等惊讶？当年小陈妻子怀中的婴儿，如今也该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。

更令人振奋的是，营区列装了一批现代化装备。官兵端坐在明亮的值班室，透过屏幕，便能锁定可疑目标。当年猫在“水帘洞”值守的岁月，已然一去不返。

东福山岛虽远离尘嚣，却因陆岛交通与现代化设施的完善，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。驻岛部队的杨教导员感慨道：“过去熄灯号一响，自备电源关闭，营区便陷入一片漆黑。几年前，小岛通了长明电，东福山岛的夜晚亮如白昼。”他笑着补充：“当年有位发誓‘再也不来’的嫂子，后来跟着退伍的丈夫又回到了岛上。看到这巨大变化，她震惊得说不出话，只一个劲儿地赞叹。”

“来吧，我带你看看咱的‘蔬菜工厂’。”杨教导员说着，掀开一座大棚的帘布。一股暖意扑面而来，只见棚架层层叠叠，无土栽培的黄瓜、茄子、油菜、青椒长势喜人。杨教导员颇为自豪地说：“从前，岛上补给全靠海上运输。现在有了‘蔬菜工厂’，还有‘无人机补给线’，官兵餐餐都能吃上荤素搭配的菜肴。长期困扰官兵的难题，如今都解决了！”

站在营区里，我抬头仰望峰顶，那块“战士第二故乡”的石刻依旧鲜红，像一团永远燃烧的火，在海天之间熠熠闪耀。

东福山岛在变，从未改变的是，一茬茬官兵赤诚报国的家国情怀。

海天辽阔，初心如磐。



娄山夕照图(中国画,遵义美术馆藏)

赵晓林作

## 红色足迹

在贵州西北部黔西与大方两县的交界处，有一片约125平方公里的野生高山杜鹃林。每年寒冬退场，暖风掠过山冈，只待几场春雨、数日晴阳，便见千山铺锦、万岭映彩，恍若满天繁星忽然坠入波澜壮阔的海面，将一幅名为“百里杜鹃”的锦绣画卷铺展在世人眼前。

这里的杜鹃花，有40余种，最引人注目当数马缨杜鹃。它树干高挑，花型硕大，殷红似火，当地老百姓都把它叫作“红军花”。听到这个花名，就会让人联想起9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激烈战斗。

1936年2月初，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萧克等领导的红2、红6军团挺进黔西北，强渡鸭池河，克黔西、夺大定(今大方县)、占毕节(今七星关)，在大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，掀起扩红热潮。蒋介石气急败坏，调集重兵进犯，妄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。

2月18日，红6军团第17师奉军团命令，在大定黄家坝的马缨杜鹃林里设伏，阻击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。夜幕降临，枪声骤起。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，红军重创敌军先头部队，使其再也不敢贸然尾追，为军团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“马缨哪得鲜如许，为是红军血染成。”这两句诗，在黄家坝一带广为流传，马缨杜鹃已成为人们心底的红色图腾。

怀着对烈士的崇敬，我走进黄家坝红军广场，四周一簇簇、一丛丛杜鹃花开得正盛，宛若为先烈敬献的花环。雄伟的纪念碑前，为烈士献花的人络绎不绝。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小黄介绍说，每年春天，都有群众自发到此祭奠烈士，其中有不少就是红军的后代。

“你看！那就是一名红军后代。”小黄手指一位刚献完花的身着“火焰蓝”的女同志，欣喜地对我说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“认识啊，她就是我们消防救援支队的尹颖。”



## 长征

第6686期

## 精短小说

军号响了。

那号音跟往常不一样，悠长而深沉，像从很远的山那边传过来，又像是从人的心底里钻出来的。春生正在田埂上走着，肩上扛着锄头，裤脚卷到膝盖上面，泥点子还没干透。听见这号音，他站住了。

号音继续吹着，一声比一声长。村口大樟树下，几个抽旱烟的老人不说话了，烟锅子一明一灭的。捏泥人的细伢子们也停下来，仰着脸往声音那边张望。田里拾稻穗的妇女直起腰，原本飘着山歌的山野，此刻忽然静了下来。

春生把锄头往肩上一扛，大步往村里走。乡苏维埃政府门口的那面红旗，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在阳光下发出一团燃烧的火。等他再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锄头换成了枪，身上是一套崭新的军装。

他扛着枪，跟着同村的大家一起往河边走。他的背包捆得方方正正的，背在背上。手榴弹挂在胸前，一边两个。跟其他战士一样，春生把两双草鞋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，走起路来一摆一摆。每个人的背包上，还捆着一顶防雨帽——用树枝叶子编的圈圈，行军时往帽子上套，远远看去像顶着一蓬绿云。春生把粮袋搭在左肩上，里面装着10天的干粮，有炒米、红薯干和一包盐。

队伍从各个村子出来，朝着于都河畔开去。远远看去，像是许多条细细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淌过来，汇成了一条大河。马在嘶鸣，担子在吱呀吱呀地响，刺刀碰着枪管叮叮当当的，脚步踩在田埂上，嘣嘣地响，夹杂着说话声、笑声、咳嗽声，热闹得很。

路两边站满了人。红军家属来的最多，有老婆婆，也有年轻媳妇。她们手里不空着，有的拿着鸡蛋，有的拿着布鞋，有的拿着刚蒸好的红薯，往战士们怀里塞。细伢子们争着挤到前头，仰着脸看红军战士，眼睛里亮晶晶的。

“叔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

“打胜仗就回来！”

“那你多打几个胜仗呀！”

春生听见旁边几个战士边走边说笑。

“这回走多远呀？”

“管他多远，走到哪算哪呗。”

“听说要打到白区去，吃他们的，喝他们的！”

“你呀，就知道吃！”

“那可不行，白区的财主家，好东西多着呢！”

几个人笑成一团。春生也跟着笑了。春生娘从人群里挤过来，几缕花白

里见到一支“为穷人打天下”的队伍，便扔掉背箩，来到红军驻地报名参军。

参加红军后，尹焕成一直从事警卫工作。长征途中，红军首长处手教他识字，使他得到不断成长，先后担任过警卫班长、排长、连长等职。他参加过359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，后来在延安保卫战中身负重伤。1949年，他随党中央进驻北京，1950年荣获公安警卫师甲等模范称号。1957年，尹焕成响应国家精简机构人员的政策，带着家人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。

或许是多了“同乡”的缘分，我与尹颖的交谈变得随和起来。

尹颖打开了话匣子：“我爷爷是1997年走的。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，但他身上那种不怕吃苦、甘于平淡的精神，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们全家。爸爸高中毕业后参军，到部队的大熔炉里去锻炼。2006年我大学毕业，为完成爷爷的临终嘱咐，我应征到武警消防部队，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‘火焰蓝’。”

我关切地问：“消防救援工作很辛苦，风险也高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扛得住吗？”

还没等尹颖回答，小黄在一旁插话：“她可是我们这里的巾帼英雄，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，去年还被评为全省三八红旗手呢……”

尹颖连忙打断他：“我还差得很远，惭愧！”

她语气平静，却让我心潮难平。那些曾在雪山草地上跋涉、曾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身影，并未随着岁月远去。他们的血脉在后辈延续，他们的故事在故乡流传，他们的精神早已融入脚下这片红色的土地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找机会再聊。”尹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，略带歉意地说，“我还要到周边转转。这片红军花太珍贵了，保护好它，我们也有一份责任。”她向我们敬了个礼，转身朝杜鹃林深处走去。

山风拂过，漫山的马缨杜鹃轻轻摇曳，鲜艳的花瓣灼灼生辉。春来花开，岁岁年年，将一腔赤诚化作满山芳华，铺展成山间永恒的底色……

## 号角

■文婷 杨晟彬

的碎发贴在额头上。她手里攥着两个鸡蛋，往春生口袋塞去。春生说：“娘，不用，队伍上发粮食了。”娘不接话，从怀里又摸出两个，一并塞过来。春生看见她眼睛红红的，便说：“娘，不用惦记，不多久就回来了。”

走过村口那棵大樟树的时候，春生看见了爹。他站在树荫底下，手抄在背后，定定地望着队伍。春生走过他跟前，他伸出手来，在春生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
春生“嗯”了一声，从他身边走过去。走了几步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。爹还站在大樟树下，银发在斑驳的光影里一闪一闪的。他又冲春生挥了挥手，春生扭过头，使劲眨了几下眼睛。

河边上已经搭好了浮桥。木板是新锯的，还带着松木的香味。春生跟着队伍上了浮桥，木板在脚下悠悠忽忽的，河水从板缝里涌上来，溅湿了鞋面。他跳得飞快，小跑着跟上队伍。

队伍过了河，沿着山路往南走。风一吹，山上的树沙沙地响，像在下小雨。走了大约两个小时，翻过山顶的时候，太阳正往下沉。天边的云烧起来了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像是谁把染坊的缸打翻了。山下的村子小得像火柴盒，田埂细得像线，弯弯曲曲的。

春生站住脚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山的那一边，就是队伍出来的地方。可是看不大清楚了，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山影，叠在晚霞底下，模模糊糊的。

太阳落尽的时候，大家坐在路边啃干粮、喝水。连队的口令一声一声递了过来：为了躲避敌机轰炸，队伍要夜行军。指导员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笑着问：“我们来唱个《直到最后一个人》好不好？”春生和战友们大声答好。紧接着，激昂雄壮、整齐嘹亮的歌声响了起来：

“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？”

“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？”

“啊！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国民党，我们是红色的战士，拼！”

直到最后一个人！”

歌声停了。春生觉得胸膛里头热烘烘的，好像有一团火在烧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力。队伍又开始前进，脚步声压低了，踩在路面上，像夜风掠过树梢。

春生大步走在队伍中间。四下里安静得很，只有那号音还在他心头响着——悠长而深沉，像从很远的山那边传过来，又像是从人的心底里钻出来的，一声一声地，伴着他在往前走。

## 康西瓦的丰碑

■冯彦宁

## 感念

我们到时，已是傍晚。峰峦如聚、波涛如怒，就在这片无边无涯的、深褐色的沉寂里，我看见了它——康西瓦伟人山。

风是这里唯一的主人，它永无止息地吹着，声音凄厉而空旷，像无数把无形的锉刀，在千万年里，耐心地打磨着每一块石头、每一道山梁。而这座山脊，就这样静静地横亘在天穹之下。山体的褶皱，是岁月刻下的深重笔痕，那深褐与青灰交织的肌理，就像中国地形图赋予“世界屋脊”的那种色彩，沉稳、坚毅、深刻。

我凝神地望着那起伏的轮廓，年轻的驾驶员拽了拽我的衣襟：“你看，这座山像不像一位仰卧的巨人？”我心里一惊，再细看时，便觉得那山岭的走势，果然成了一位巨人仰卧的侧影：那饱满的额头，那高耸的鼻梁，那紧抿的、坚毅的嘴唇，还有那坦然向着天空的、宽阔的胸膛……

刹那间，那山仿佛有了生命——沉静、庄重，带着穿越时空的笃定。他那么安详，又那么威严，仿佛不是山化成了人形，而是有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，在开天辟地之后，选择在此地长眠，将他的身躯，永远地融入这片高原。

这静默的、非人造的巨像，比世间任何精雕细琢的纪念碑，都更能撼动人的心魄。然而，这山的“象形”，并非它全部的灵魂。它的名字，是战士们赠予的。上世纪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，康西瓦烈士陵园在山脚下落成，百余位为守护边疆而长眠的烈士，从此与这山朝夕相伴。

我走上台阶，站在那片黑色的碑林之间。石碑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像一支沉

默的随时准备接受检阅的方阵，革命先烈仿佛仍在执行着保家卫国这一神圣的任务。“生在喀喇昆仑为祖国站岗，死在康西瓦为人民放哨”，置身这片仰望已久的精神高地，你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。这种震撼，不需要任何隆重的仪式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这山，之所以成为“伟人”，并非仅仅因为那天然酷似的轮廓。是一代代戍边人的目光，一次又一次的凝视，将那“守土有责”的钢铁意志，将那无声的忠诚，像烙印一般，深深地烙进了这山的岩层里。从此，它不再仅仅是自然的山，它成了信仰的坐标，成了精神的图腾。初踏高原的战士们带着昏黄的风沙经过，抬头看见它，便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，给予他们力量；冬夜宿营，听着山风穿过山谷的呜咽，便觉得那是来自远方的、殷殷的叮嘱。

恍惚间，我觉得那山活了过来。它不再是石头与泥土的堆叠，而是一种精神的凝结。那是一种在极致严酷中磨砺出的坚韧，一种面对亘古荒凉而不屈的沉默，一种将个体生命融入大地之后的磅礴的安详。那些长眠于此有名或无名的英雄，他们的气息，或许并未消散，而是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被这高原的风雪所淬炼，最终变得和这山一样，沉静、坚硬，而又顶天立地。

车子发动了。后视镜里，伟人山的轮廓渐渐变小，却始终清晰。它没有言语，也不必言语。因为它知道，只要它还在那里伫立，那些长眠的英雄便不孤单；只要它的轮廓还映在战士的眼里，那无声的忠诚便永不断绝。它把“坚守”二字，刻进了每一粒风沙，刻进了每一位过路者的心里。

真正的丰碑，从不需要刻意建造。当一种精神与山河相融，山便成了人，人也成了山。康西瓦的山，就这样，站成了丰碑。